

论富布赖特《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

崔翠丽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1964 年 3 月 25 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讲, 目的是激励美国公众自由思考和讨论美国僵硬过时的对华政策, 进而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并且建议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增加灵活性。

【关键词】富布赖特;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 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1-0079-04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 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 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 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1959—1974)就是其中最具有典型的一位。1959 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简称《康伦报告》)是在富布赖特主持下, 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这份报告事实上成了 60 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和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这种潮流影响下, 1964 年 3 月 25 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讲。

一、《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上, 早在 1949 年, 富布赖特就确信, 美国安全的严重长期威胁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 真正对民主起破坏作用的, 是美国自身的道德败坏。“西方应该通过有限的援助计划和各种形式的合作来一定程度上鼓励共产主义世界的民族独立。”^{[1]p24}他一直对美国内反共狂热者的行为或警告嗤之以鼻, 由此曾被麦卡锡视作不负责任和危险的“狂

徒”。^{[2]p153}

在《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中, 他所说的“神话”是指美国政府的冷战思维, 将每个共产党国家都视作“十足的恶魔和自由世界的严酷敌人”; “现实”是并非每个共产党国家都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 即使构成, 其危险程度也不相当, 美国应认识到这一区别, 才能对共产党阵营施加影响, 使之朝有利于自由世界安全的方向发展。^{[3]p8-9}在谈到中国的现实, 富布赖特在演讲中明确指出: “首先我们必须开放我们的思想去接受中国的特定现实, 其中最重要的是, 事实上没有两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 那就是大陆中国, 由共产党统治并将长期统治下去。只有接受这一事实, 我们才有可能思考在什么条件下, 美国与大陆中国可能走向正常关系。当然, 其中一个条件便是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公开地也必须沉默地放弃他们征服或者是合并台湾的企图。”^{[3]p40}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 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旧神话”。美国现在面临的是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形势, 到了美国抛弃旧神话而面对新现实的时候了。在富布赖特看来, “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部分地指与苏联共处, 他建议对赫鲁晓夫“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美国人牢记的“名言”这样理解: 它是号召一场经济领域的和平竞赛, 而不是好战的表现。“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同样指与大陆中国共处, 他强调必须以外交政策作为生存手段。^{[4]p96}

收稿日期: 2006-11-30

作者简介: 崔翠丽(1981-), 女, 汉, 山东济宁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4 级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生。

关于中国问题,无论是官方还是公众讨论,都不允许使用“幻想”(make-believe)这个敏感的词汇。在当时,富布赖特认为,虽然美国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也不会默许她加入联合国。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的现状绝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美国曾经与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对抗以惊人的速度转变成亲密友好关系。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现状也会以同样的速度发生转变,即使两国不能发展成为友好关系,那么或许也会成为竞争对手而共存。^{[3]p37-39}

二、《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美国公众及美国政界的影响上。在《旧神话与新现实》中,富布赖特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神话”的基础上,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这是到那时为止,乃至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问题上最明确的表态。这在当时美国政界可称是凤毛麟角。^{[5]p7-13}

首先,公众舆论方面,有利于帮助美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能从旧神话中醒悟过来,遵照我们时代的新现实明智地而又创造性地行事,那么我们必须完全自由地去思考和讨论我们存在的问题。”^{[3]p46}

在大学和中学里,讲授共产主义课程正在成为时尚。以往各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多注重历史和语言学研究,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这些对了解现代中国十分必要的领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大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迅速增加。1964 年,从美国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及广播媒体中可以得知,公众对于中国问题以及对华政策辩论的兴趣进一步高涨。一些前政府官员在告别政坛后,此时也在对华政策上大胆直言。1964 年 11 月 18 日,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再次发表演说,敦促邀请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武器控制谈判,放松美国的旅行限制,重新审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6]p250}

美国前驻华记者斯蒂尔(A. T. Steele)在

1963~1965 年就美国对华舆论作过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调查主要分两方面进行,一部分是 1964 年 5 月至 6 月由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经科学选样产生的 1501 名成年人接受了采访,他们能基本代表美国成年人口的意见。另一部分是斯蒂尔本人在 1963 年春至 1965 年夏,走访 14 个城市,对各地的“舆论领袖”进行的 200 场专访,被采访者包括商人、教授、议员、政府官员、工人领袖、编辑、医生、律师、牧师等等。此外另有一些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因此这一调查结果能基本反映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的美国对华舆论。

在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总统建议美中人民互访,或建议与中国互换大使、与中国就亚洲问题进行讨论时,赞成者分别达到 73%、51% 和 71%。另有两个问题的赞成者未过半数,分别是如果总统建议向中国出售小麦(43% 赞成,47% 反对)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31% 赞成,53% 反对)。然而通过斯蒂尔的采访发现,许多反对对华贸易的人是从遵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出发,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的美国商业团体和普通民众都欢迎政府修正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此外,尽管大多数人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但与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1953 年 11 月的调查结果为:74% 反对,12% 赞成)。而且许多人表示,只要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他们将改变看法,并且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可避免的。^{[6]p97-103}

调查还显示,民众有明确的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愿,同意为保卫金门、马祖而与中国交战的比例在下降。人们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力量对比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已不再被美国人当真。1951 年朝鲜战争期间,有调查显示,58% 的美国人赞成援蒋反攻大陆,到了 1964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10%。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尽管仍被美国政府视作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大多数美国人已将它看作一个地方政权了,在谈及“中国”时他们意指共产党中国。^{[6]p105-106}调查结束后,斯蒂尔作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未举行公开讨论,孤立中国的政策已遭到专家们的抨击,然而遏制政策仍受欢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公众舆论希望在国会及人民中间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公开的重新评价,“我们承担不起将对华政策的任何一方面当作神圣不可侵犯、无法进行公开辩论的了。”

[6]p245 这一结论恰巧在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得出，它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听证会甚至鲍大可“遏制但不孤立”思想的社会背景。

其次，国会方面，美国前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格·赫尔希曼(Roger Hilsman)曾经建议美国对未来与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要保持“开放的大门”。随后，“百万人委员会”给每位国会议员分发了对讲话内容的反证材料，但演讲并未在国会引起批评。1965年3月，由克莱门特·扎布劳基(Clement J. Zablocki)领导的众院外委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举行听证会，主题是“中苏冲突”，委员会约请了20位证人，除腊斯克外，还有众多美国国内的中国和苏联问题专家。听证会的结论报告中建议“在适当的时候，考虑通过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学者和记者的交流，与中共进行有限的但是直接的接触。”[6]p215 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举行前夕，1966年1月25日至3月10日，该小组委员会再次举行中国问题听证会，后来发表的报告指出，共产党政权已经在大陆牢固地建立起来，共产党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事务。报告建议美国在抵制中国的“侵略扩张”的同时，即使遭断然拒绝，也要不断地寻求与中国的“和平接触”[7]p131。

再次，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上台后，196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召集至迟1967年举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裁军大会。尽管显得勉强和犹豫，美国代表仍对接纳中国表示接受。该年年底，国务院放松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只要中方同意，可以允许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的专家因业务需要访问

中国。1966年2月14日，国务院宣布正在筹备批准中共记者访问美国，而且不要求中方作相应的允许美国记者入境的承诺[8]p389。2月底至3月初，美国驻远东外交官，如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和驻香港总领事爱德华·赖斯(Edward Rice)，均通过国务院内部渠道敦促华盛顿取消某些项目的对华禁运。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一次讲话中破天荒地将“北平”(Peiping)改称“北京”(Peking)，并称美国希望最终能对“和共产党中国增加接触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9]p77-79。由此可以看出，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举行之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有了冰消雪化的迹象。

该演讲被认为是十年来参议员发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之一；该讲话点燃了华盛顿政治思想中的新的现实主义倾向。英国《伦敦时报》称富布赖特的演讲是美国外交政策发展中的里程碑。[10]p336-337 美国新闻社论和写给参议员富布赖特的邮件中，其在《旧神话与新现实》中所阐述的观点，都得到了高度赞扬，被认为这是对世界的重新和明智的审视。[11]p193-194

总之，富布赖特关于中国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第一次公开鼓励美国人民去自由思考和讨论长期以来成为美国讨论禁区的中国问题，第一次公开反驳了“两个中国”的观点，指出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即由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国，这是美国关于“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问题讨论的重要转折，该讲话也由此被载入史册，这同时也反映了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具有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Fulbright, J. William, *Prospects for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2] William K. Klingaman, *Encyclopedia of the McCarthy Er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6.
- [3] Fulbright, J. William,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 and other commentar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 [4] Naomi B. Lynn, Arthur F. McClure, *The Fulbright Premise: Senator J. William Fulbright's Views on Presidential Power*,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 资中筠. 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J]. 美国研究, 1987, (2).
- [6] Steele A. 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 [7] Jaw-ling Joanne Chang. *United States - China Norma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Denver, Colorado: University of Denver, 1986.
- [8] Gupta D. C. *United Stat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New Delhi: S. Chand and Co., 1969.
- [9] 苏格. 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J]. 美国研究, 1997, (2).
- [10] Woods, Randall Bennett, *Fulbright: a biography*,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Tristram Coffin, Senator Fulbright: Portrait of a Public Philosopher,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1966.

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Fulbright 's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

CUI Cui-li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 On March 25th, 1964, as Chairman of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Fulbright made a long and famous speech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 on China, with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American public to think and discuss freely about American stiff and out-dated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n promoting the public ideas of China to further development positively and he sugges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 should add flexibility in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Key words: Fulbright;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

~~~~~

(上接 78 页)

万年纪念着他的名儿,那才不愧做了一辈子的人呢!"<sup>[2](p490)]</sup>这时的文章之中常以先知导师的口气讲话。虽然在成名后,极力控制,精英意识依然十

分强烈。

总之,上海时期的胡适是矛盾的,激进的,不成熟的。但是胡适后来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1)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9)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1)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 [4] 李敖. 李敖全集 (第四卷) [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
- [5] 周明之著、雷颐译. 胡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M]. 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5.

## Research on Hu Shi 's Thinking during His Study in Shanghai

REN Zong-pu<sup>1</sup>, WANG Wei<sup>2</sup>

(1.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2.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Hu Shi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Zou Rong, Huxley, Liang Qichao and some revolutionists during his study in Shanghai, and formed his own thinking. Though his thinking was contradictory, not mature and deep it laid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thinking.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the beginning in the fixation of Hu Shi 's thinking.

**Key words:** Hu Shi; Thinking; Study in Shanghai

(责任编辑:张俊之)